

心安处飘香的
不过是一缕人间烟火

□文/图 迟玉红



花事

人生追求的是一种简单，简单地望着花儿一朵朵地凋谢，简单地赏一场花事，简单地念一段过往，无非就是你在，或者你不在而已。

倘若你喜欢花儿，无论它是绽放还是谢落，请坐下来听一听它的欢喜和悲伤，听一听它的明媚和忧伤。或者，听一听微风轻摇的声音，这种感觉很好。

初夏的时光是浅浅的，微风是浅浅的，细雨也是浅浅的。踏着温软的花香，捧着汪曾祺的《人间草木》在花影里闲坐，每一页都是泛香流年。

芍药别名别离草、花中丞相，且被列为“十大名花”之一。因花开在五月份，又被称为“五月花神”，然又因其开花较迟，故又称“殿春”。《红楼梦》第六十二回中的“憨湘云醉眠芍药裯”，被誉为经典情景之一。湘云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着，卧于山石僻处一个石凳子上，香梦沉酣，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，满头、脸、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，手中的扇子落在地下，也半被落花埋了，一群蜂蝶闹嚷嚷地围着她。甚至她醉语娇憨的样子都是简单而又纯真的美。

“一夕轻雷落万丝，霁光浮瓦碧参差。有情芍药含春泪，无力蔷薇卧晓枝。”偶园里的芍药像一个个静婉的少女，在细雨中悄悄地绽放。我坐在牡丹亭下，一会儿读书，读书本上那些含香的文字；一会儿听雨，听檐角落下的雨珠落在谁的心扉上；再一会儿赏花瓣上的水珠，它晶莹剔透得能看到我的倒影在眉目中含笑。

这一瞬间，我的心变得柔软起来，仿佛遇到故人，悠然再相逢，何须问时间。我仿佛成了《人间草木》中的句子：

“我只记得花开不记人。你在花里，如花风中。”“若我在临水照影里想起你，若我在柳枝新绿前想起你，若我在一切无从说，说不好的美丽里想起你，我在那一切陶醉里，已非自醉……”

此时我不是也是一朵花呢？踏一袭温柔的岁月，沐一场绵绵的细雨，落两肩幽幽的花香，在花影里闲相照，唯识芍药一抹情，赏它的情怀，赏它的气息，赏它的氛围。犹如顾城的诗句“我们站着，不说话，就十分美好”，这时，我不思故乡，不念旧人，不忆过往。

友石亭下人影攒动，你来我往，无论是你在赏花还是花儿在望你，每个人的笑脸像花儿那么美；问石亭下的笑声一声声传来，落在长廊下一排红灯上；我在牡丹亭下隔着轩窗数灯花，看它们落向园中成为哪一朵芍药的花间词，是白芍药，是黄芍药，是粉芍药，是红芍药，还是在我的信笺上？

花影闲相照，唯识芍药伏槛浓。我心安处飘香的不过是一缕缕人间烟火，皆因我在花里，花儿在风中。

《诗经》中的“桑”

□马玉顺

啊。与此相似的，还有《邶风·七月》：“春日载阳，有鸣仓庚。女执懿筐，遵彼微行，爰求柔桑。”艳阳高照，黄莺鸣唱，美丽姑娘手提深篮，走在桑间小路上，去采集那嫩绿桑叶，灵动了桑园，明媚了春天，真好。

《诗经》中以“桑”起兴的诗歌，不少是描写爱情的。如《邶风·桑中》就是描绘与情人约会的诗歌，诗歌第一节为：“爰采唐矣？沫之乡矣。云谁之思？美孟姜矣。期我乎桑中，要我乎上宫，送我乎淇之上矣。”翻译为白话文的大意是：采集女萝在何方？在那卫国远郊乡。心中念念把谁想？姜家姑娘真漂亮。和我约会在桑林，邀请我到上宫中，又送我到淇水上。用朴素自然的语言，铿锵优美的节奏，清新明快的格调，表达热烈真挚的情感。

而在《小雅·小弁》中，“桑”又成了家园的象征，“惟桑与梓，必恭敬止。靡瞻匪父，靡依匪母。不属于毛，不罹于里。天之生我，我辰安在？”房前的桑树和梓树，都是父母栽的，对它们要恭敬。子女没有不敬父，孩儿都会依恋母。没有父亲做依靠，没有母亲来依附，孩子的好运在哪里呢？后人用“桑梓”一词，借指故乡或乡亲父老，就来源于此。

想起一座桥

□朱睿

亚星桥改建前夕，办公室的“95后”小姐妹兴冲冲要去拍照留念，并声称这是潍坊新晋的网红打卡地，错过了岂不可惜。

其实，潍坊有很多标志性建筑，亚星桥只是其中之一。

亚星桥从我有记忆开始，叫东风桥，我们习惯称它为东风“大”桥，很有年代风格的名字，配备很有年代风格的栏杆杆。

那时候，桥下的水是澎湃的，母亲一有空就会将一家老小的换洗衣服装在大木盆里，领我去河边，选一块较为平整的大石头洗衣服。河边有钓鱼的，河里还有游泳的，人们的欢声笑语与激越流水声演奏着动听的乐章。

女人们的手指因为河水的冲刷变得白白的，有的像水葱，有的如细笋，让我喜欢得挪不开眼。天气冷的时候，它们又变成了粗细各异的红萝卜，女人们顶多用嘴对手哈哈气，又赶紧忙开了，毕竟光阴不等人，这又让我看得怪心疼。母亲则会适时为我讲“卧冰求鲤”的故事，河水书页一样在我面前哗哗翻过，那桥便是书脊。

每逢桥上、河畔呈现一派热闹又繁荣景象的时候，一定是集市开市的时候。我们大声吆喝着“一二一，赶大集”的童谣，跟在大人身后看热闹：不光南来北往的商家小贩聚集于此，也有说书的，一张桌后，说者惊堂木“啪”一拍，说道：

“众位，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”，不由让人牵肠挂肚，不愿离开；表演皮影戏的，“猪八戒背媳妇”令人忍俊不禁；还有置办了行头亮开架式就开唱的

地方戏团体献艺，更有来这里搭上戏台唱戏曲的……而我最难忘的却是那时母亲给我买了一个小小的，约摸两寸长、一寸宽、半寸厚的小黑相机式样的“画片机”，右上方是一个小按钮，每按一下，自己就可以从后面的镜头框看到外地的六副彩色景观图。母亲告诉我：桥就是联系、沟通的标志，顺着水流走出去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。

我终于走向异地的时候，思念却如桥下的柔波一样变得摇曳多姿起来，桥也演化成为一种深刻的情感符号与烙印。

每每与亲友故交说起东风桥，还会不约而同地微笑着提及那个卖气门皮儿的老者，个头儿不太高，体型微胖，迎着朝阳，一声声“皮儿破”，中气十足，声贯桥之东西。那时去自行车摊点换三厘米的气门皮儿就要两角钱，从他那里买二三十厘米的一根仅要五角钱，多年未变。

没有人会觉得老者的声音扰民，倒颇感亲切与振奋，甚至我都觉得那声如洪钟的“皮儿破”已经成为了这座桥的温暖记忆之一。

后来，人们对桥进行了改造重建，名为亚星桥，桥面加宽增高，桥上雕栏玉砌，霓虹流光溢彩。人多了，车也多了，这铿锵有力的旋律又成为了我欣喜的源泉。

如今，这桥再度进行升级建设，很多市民总喜欢在施工档板外围转转，总喜欢眺望着桥的方向。

时光终究水一样流走，光阴的故事里，桥的一头是过去，桥的另一头是未来。